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沙元中

梅村集卷三十二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誌銘一

僉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偉業奉先大夫之喪在殯真定少宰梁公諱清遠排纘其尊人僉憲西韓先生行事來告曰月日公薨月日公葬納窾之右未有刻文以累子偉業為之嗷然號曰西

韓吾友也聞朋友之喪禮宜為位哭今惇惇苴經之中弗獲以其服哭之又大功廢誦刻可銜哀執筆預知文字之役乎敢稽顙辭踰月方伯佟公再以少宰之意來速銘則又絫歔流涕曰孤子交於梁氏父子者二十年先大夫所具聞也梁氏方貴盛知交故吏滿天下少宰不以假名公卿手顧重趼三千里固以屬余其謂篤老故人知公之生平為悉也敢終用服為解乎乃反袂拭面刪取其辭而銘焉按狀公諱維樞字慎可別號西韓

生真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貞敏公始大貞敏第四子封中書澹明公諱志以元配呉夫人生公公生而瓌異貞敏奇愛之既長負志節讀書不屑俗儒章句澹明公俾就家塾塾師避席謝非所能誨且曰是其文殊類夢白夢白者高邑趙忠毅公隆萬中所推真定兩太宰也時以小選家居講道指授生徒公執經往侍遂為入室弟子每著書必命校讐丹黄接席得所詠韓河諸什撫卷嘆曰風雅不墜復見之梁生矣其愛重如

此學成至京師及應城楊忠烈之門楊一見嗟異曰高邑誠知人乙卯京闈既雋諷誦自如罕接賀者趙公聞而嘉之曰此吾所以取慎可也天啓初趙公枋用公以貞敏褒終之典未備上書闕下因趙公以徧贄賓客表章先烈討求國是愍綸下而公之聲名爛焉逆奄起詔獄目趙楊為黨魁首被禍趙白首會逮公傾身贍護唯謹趙公得減死出語人曰若慎可者斯可謂之義故矣楊鋃鐺膠致道出恒州公策蹇往逆大言檻車之旁曰

公此行足以垂名竹帛死者公之本志豈足畏哉楊舉手曰知子此來不徒師資之情昔人有言九死不悔此吾心也於時邏卒獰立人皆以耳目非是盡不為門戸計公不顧累下春官第臺使者疏其才京朝官以詔書保舉久之用吏部銓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公大臣子孫生長畿輔朝章國故耳濡目染機密之地演綸畫勅胥倚辦於公上命草詔諭督師漏下二十刻中使闢殿門以待傳呼迫趣援毫立就宮省為之嗟伏應詔陳

便宜多所指切進循良城守二書願頒諸選人為挈令章下所司踰年晉尚寶司丞副掌典籍事先是典籍一官非復祖宗舊制官資由他塗雜進久者子弟枝附盤互於其中當國者與外廷忤疑為煽動坐以漏泄省中語言之上杖殺之而改用公等一二正流擢自乙科特重其選公屏交游避名勢雖為當途引用公務外弗肯與通廼同事者班在公右沾沾喜自詡相君之私人交關請謁向時得罪者親黨側目思報蜚語上聞中外皆

知公薰猶不相緣染而論者以官聯接跡讕語及之誣既白猶用其文罷公士論怫鬱未浹月起家擢任工部主事從尚書吳橋范文貞公請也范公憂神京孤注增樓櫓庀戎器公襄其勞無何廟社淪胥嬰城被執誓以必死

皇清定鼎即舊官錄用奔澹明公喪歸而孝養吳夫人者八年用疏薦復出補營繕郎管理三山掌灰物之徵令以共邦用匠人之取厲碫冶氏之給薪蒸轉移執事

之車牛僦費公壹其數量課以員程烝徒稱平乾清宫告成得文綺名馬之賜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武德兵備武德多鳴髀綦客豪大姓為之窟穴莫能擒治公簡練營兵署其驍雄為右職責以討捕收府姦者置之法縛巨猾送都市戮之境内以清視事一年絶苞苴恤徭役督河漕之卒而牽輓時申逋逃之條而株送免患政流聞會入賀遂乞養後五年而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學者私謚為文孝先生稱本志序篤行也公於書酷

嗜歐陽率更得其楷法

世祖皇帝知其能命書數紙以進

天語褒嘉傳為盛事所著玉劍尊聞及性譜日餞內閣小識羣玉直謦等集數百卷公之在典籍嘗請下獻書之令以備典章欽失事不克就至今金銷石泐之餘考鉤黨之始終辨政本之功罪非公紀録孰可援據哉公生於丁亥年八月之二十九日卒於壬寅年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繼王氏再繼杜氏少宰貴於典得加恩二

母元配王贈恭人而杜氏封亦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次清泰諸生次清傳武進士候補鑾儀衛次清尚清芳清烈與兄清泰皆早卒孫男七人允樸冑監允桓允栴皆諸生允椿允梧皆清遠出允杰諸生允構皆清傳出孫女五人曾孫男五人顒光卿光憲光蔭光誥光皆允樸出曾孫女三人少宰以其月日葬公於真定某鄉之某原禮也余與公定交於先朝比去京師十五年宿素已盡唯公迎閤握手高譚盡日余疲薾不任趨拜而公

善飲啖據鞍躍馬能勤於其官當是時公之諸子鳴騶夾道人或愛公勸其少自暇逸輙笑弗應間為余言年少時射麋擊兎於茂山之下韓河之濱極望平蕪登高長嘯慕袁絲鄭莊之為人又先業在雕橋莊有古柏四十圍趙忠毅嘗過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晼晚每摩挲其下彷徨嘆息不能去余因察公志氣魁岸沉塞類古勞人節士之風年雖遲暮宿心未摧每思出其所長自效於當世非苟以家門貴盛樗散自全者也彼愛公者

烏足以知公心哉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倍於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棲遲閭里苟視先人之飯含者夫猶公賜也嗚呼其可無銘銘曰

漢有平原觸忤宦竪急難相勉不憂不懼偉哉裴生爲前孝廉徒步往送崤澠之間偘偘梁公媲美前烈執義名賢古人之節嬰也存趙融乎訟楊同亟信史北州之良伯鸞五噫叔敬七序作爲文章掌帝之制益耳有後河西以封一門萬石四世五公烈士暮年壯心伏櫪毋

以老耄敢自暇佚恒山奕奕滹沱洋洋敦丘宰木赤壤黄腸我銘幽宫以報死友陵遷谷移斯言不朽

左諭德濟寧楊公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濟寧楊公以避地卒於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之方埜村其孤通奢奉其喪歸葬以狀來言曰先君之沒也遺命就葬江南而請子一言以銘其藏今諸孤奉母北還將卜諸先大參之兆而不得子一言是再違先君意也予受而

哭之曰予何忍銘吾友哉按狀公諱士聰字朝徹别號
皃岫中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院簡討甲戌
奉命冊封趙王王以疾請無拜公正色裁之卒如禮丁
丑會試同考得春秋士二十三人明年皇太子出閣講
學充較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黄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
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尚書田唯嘉及
其鄉人太僕卿史𡎴所為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
𡎴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𡎴死

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他事論死乃思公言為可用壬午召見擢右春坊中允副考北闈得士百七十有一人癸未題補日講陞左諭德管誥勅脩大明會典甲申得旨宣慰襄藩賫手勅諭左鎮入援會通州相出治軍請以公收山東義勇未及行寇陷京師公投愛女於井趣孔夫人與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為防守者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孔懸絶甦二妾與女死焉得間棄家南奔督輔請為監軍護諸鎮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

既而轉徙於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不得志以死初予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機部山右王二彌公與予四人者立朝相終始機部最伉直予與二彌好持論公謹質凝重多大節其以職事糾黄應恩也應恩者小人歷事久闗通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為同官而中書特從史即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淄川相以外臣入綮掌故而應恩挾中官重示寵絡又助為調旨以此得相張心益驕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移

書淄川責數之而僉人盡目懾公矣田唯嘉者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為師生而史埜特虎而鷙父喪家居㒹指諸大吏為威福天下莫敢言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贓釁章十數上當是時先皇帝欲公盡言故下嚴旨屢詰辨苛一語參驗失實且收坐而公所彈奏又皆閣部大臣方任用領事其黨以聲勢權利相倚行金錢數十萬金吾大璫為耳目日夜思有以中公而公以一書生孤特寡助結怨要近危禍難測朝士

自一二人外莫敢過其門大會廷中無有立而與之言者迺益慷慨發舒盡列其詆欺狀以進終使邪黨莫得楮梧顛倒錯愕咋舌喪氣自實而後止此固公質直忠孝上感主知而先皇帝之明不可及也已公之奔走漂泊憤懣發病病革而大呼先帝召對者三凡以感舊恩而必報之死也嗟乎當先帝親儒重學而同官三四人奉詔輔導太子其遭遇之隆可不謂盛歟逮乎晚年則交游盡二彌前以病亡機部嬰城不屈而死唯公與予

得相見於流離之中而復没於窮村喪櫬未還妻子不立屈指二十四人零落亦無幾矣嗚呼可不嘆哉公始祖諱林元季自北地遷濟林生惠惠生景高景高生鸞鸞生贈中大夫震震生贈中大夫思仁皆以大叅崑源公洵貴贈如其官崑源公即公父也崑源公初娶周淑人蚤卒繼娶聶淑人生公公以甲子舉于鄉丁卯而大叅公没聶淑人亦亡不及見公成進士公每言及未嘗不涕泣也公初娶贈孺人黄氏繼娶封孺人孔氏實聖

𡚁妾陽氏宛平人祝氏江都人以殉難故其葬也必以祔禮也男五人長通叡諸生黄出次通俊通久俱諸生次通儆孔出次通佺妾經氏出女一孫一璜通叡出孫女四人公詩文雅練章奏尤警覈所著静遠堂稿玉堂薈記戊寅紀事甲申核真略凡數千卷生于丁酉七月十四日卒于戊子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其卒也通佺甫二歲公命育之江南且指以托通叡曰青山埋骨何必故土待此子成立以守吾墓今盡室北歸通叡

必能奉經氏母撫幼弟以無忘父命嗚呼公雖即安先隴而臨没遺言請以刻諸墓石以明公避地之志也為之銘曰

直矣而不罹其禍忠矣而不遂其名其必死而不死也君父之德其不死而必死也臣子之心豈其道之將行而命之不辰唯夫不有其家不有其身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鴻臚寺序班封兵部武庫司主事丹陽荆公墓誌

銘

丹陽之北七十里為黄塘村有荆氏祠堂子孫累千人喪葬祭享必合其族於祠下有以鴻臚寺序班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主事葬金壇之麥穗街者為玄初公族人所推為祠正者也公諱文端字肅之玄初其别號卒之歲得年八十有五其以兵部主事封公者曰吾友實君諱廷實崇禎癸未進士其先漢荆王賈也以國為姓元末祥十公徙居珥塘村始為丹陽人累傳而水南

居士諱轄以次子考功郎光裕貴封如其官丹陽之荆
始大福建漳州府幕省吾公諱光祚水南長子於考功
為兄則公父也公爲諸生入太學授官鴻臚輙去職家
居以孝悌聞先人資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蚤
亡子幼公成就之訖於舉進士而實君先是辛酉捷省
闈以經義知名當是時金沙婁東負天下望實君最蚤
達為共起者所推重海內之士贏糧徒步以趨金沙門
巷常滿其為實君所容接者見公無不拜公顧勿色喜

曰吾家自水南公以來皆用退素為業爾以經生驟致虛譽若此可不戒哉已而實君棲遲累上顧視同輩及後舉者皆食禄得顯官親老矣公廼慰之曰若以名德重天下於我足矣豈藉一第娱老人耶其雅趣如此公為人彊力任事醇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寛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橐毀質劑無幾微德色其為祠正也每春秋時享庀俎豆省牲牽具薪蒸眂滌濯率羣從子姓執籩祼

獻不以年至為讓不以寒暑為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擿罰雖甚頑梗若撻于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恐使我公知也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公以巳丑三月十八日卒即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偕王宜人合葬宜人王恭簡公之孫涉縣令栗菴公之女有家教年七十有五戊寅七月之三日卒

生四子長廷獻仲廷聘兵部主事實君為叔子而廷璧其季也女一諸孫十人丙戌舉人名子周者廷璧出於是實君以其狀來乞銘婁東吳偉業曰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自大夫不立家廟世族弗設宗老而長幼無所習賢不肖無所勸兵興以來譜牒散失數傳之後將視其祖父不知誰何之人此可為歎息者也余與實君交二十年其間友朋摧折殆盡或親從凋落或家門陷破獨於荆氏名髙而德逹其禍仕晩而禄逮其親處於

邑危民亂搶攘流離之中而能使門戶晏然名位通顯守先人之祠以教養子孫其祖宗之積厚使然歟抑宗法之善足以致之歟君子謂玄初公之處已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寛其事先也敬而有禮是不可無銘爲之辭曰

公生己丑世宗代日月七紀門庭改朝廷逸老古遺愛宜人辰當甲子再又十有五禄不待四子十孫福大來

叶俊倬修傳建遠邁夔皐及周後未艾龜食其吉筮無

害後五千年銘石在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病且革執余手流涕曰吾死不可不速葬吾墓有寢室將於此終焉所以窆穸之易也言已哽咽哭哭已復誣誘如前余為失聲長慟其明日公果輿疾載椑而行越十有一日卒先是公葬其原配張宜人遂自草生壙誌略於是其子德祉孫紹賢以庚寅六月十五日葬公八里橋之新阡廼即公誌略來乞銘余泣

曰公未死而欲見余文既病而托予以死也其何忍辭
為序而銘焉序曰江氏家世無為軍始祖聚從高皇帝
起兵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襲浙江衛所百戶聚子亮陞
千戶改太倉衛進指揮僉事亮生懷遠將軍宣宣生指
揮同知英英生二子長都襲世爵次山則公王大父也
山生復亭公天然始用文學顯復亭子五人長御史亨
泉公有源而見泉公有功為第三子見泉子亦五人仲
即公也見泉以孝廉通判寶慶府陞雲南彌勒州知州

謝病歸公始以乙夘舉春秋第五人壬戌成進士選授刑部主事陞員外改調兵部車駕司進郎中以忤瑺削奪先皇帝即位起原官擢肅州副使丁外艱服除補廣東嶺西道加參政再遷江西按察司使因署驛傳事以微文被譴歸公之族出及閱官次第得於自敘者如此公成進士叔弟翀霄公昌世甲子舉于鄉見泉公年八十公兄弟五人日擊鮮奏酒諸孫㠭鞲鞠𦙶上壽里人榮之其任嶺南也翀霄謁選亦得廣州一官公兄弟老

矣相愛也仕宦得相依里人又以為榮此公之孝弟也其忤璫削奪也族弟雍世者游長安與里人朞朞作歌詩刺璫事發駢斬雍世獨亡命得脫邏者大索蹤跡且及公禍不測公正色無恐卒以免先皇帝初詔用摧折諸臣起家輒致津要公僅循舊牒需次一載乃得備兵肅州肅州為西涼絕域人馬踰隴者道上絕水草且十日公以清郎名用棄擲萬里外於人情不能無少望公處之晏如在嶺南日沿海賈舶闌入貨物為奸利長吏

坐而操其息以為常公所轄非汎口以颶作漂大艦數
百稅之可得十餘萬緡公禁止勿上岸曰庸知非洋冠
耶此公之居身服官也公與給諫荆巖許公為同年相
得歡甚里中人所稱江許者也從江右歸給諫巳前歿
矣余兄魯岡初為孝廉公常奉詔以三品官得舉所知
疏其名入薦後魯岡成進士稱廉能世以公為知人始
余年七歲讀書公家塾識公公即是年領鄉薦後三十
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及魯岡游當是時同里中如予

兄弟最稱蹇落矣公於他雖甚薰赫未嘗少降意此公之居鄉與交友也公五十外便絶房室間好蒱博諸戲里居十餘年起第舍斥園圃窮日并夜唯恐弗及每一屋成張樂置酒無何牕櫺欄楣移就别築浸尋撤瓦椽從之矣公於子弟不欲有所付託槖中裝多為僮奴竊去晚歲常苦貧顧搜牢廢篋經營如故人或勸止之笑勿應夫人生諆百年菟裘常為算久遠避凶忌公自以旦暮入地手自料簡下里諸物可謂達生知命矣生平

嗜好聊用遣放嗟乎其有不自得于中者耶公諱用世字仲行别號㽞褱生於萬歷癸酉九月二十六日卒於順治庚寅六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八原配張宜人生於萬歷丙子二月二十日卒於崇禎乙亥四月三十日年六十子二長德禎蚤歿次德祉國子生孫男四紹賢府庠生德禎出紹祖紹貴紹顯俱德祉出初公以己丑八月先葬張宜人側室李氏祔焉及公之葬也去歿之日僅及旬耳公羊傳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

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公其當時者歟不及時者歟予見六七年來士大夫不告喪不會葬兵革殺禮危不得葬者有之矣其子孫或以卜兆請具喪三年矣葬矣乎未可知也夫過時而不日則固已葬矣春秋猶謂之不能葬況過時而不葬者耶公之預作終制氣絕便斂斂訖便葬子孫遵而行之哭泣盡哀送車數十乘渴葬而得其正

可不謂之禮歟吾故謹而日之也銘曰吁嗟江公居此室筮言協謀龜食墨後五千年視銘石

封徵仕郎翰林院簡討端陽孫公暨鄒孺人合葬

墓誌銘

余所知先達如毘陵尚書孫文介公以理學為名臣偉業初以後進禮請見會公病甍不果恨當吾世失之庶幾得公之子弟及門與聞公之道者傳其緒言餘論則猶之乎見公也乃今操筆而銘我端陽先生端陽文介

弟之子今簡討衣月館丈之父也孫氏家世臨濠明初有都督同知繼達者以賜第常州遂為其郡人稱始祖五傳而為山西行太僕卿鑾與從叔益同舉正德辛巳進士太僕生洲洲生臬再世贈禮部尚書臬生文介諱慎行為乙未進士第三人以禮尚書事光熹兩朝爭李可灼紅丸案引春秋斷獄罹璫禍幾不免端皇帝召至京將用以相遇疾甍其事具國史有弟曰北愚公諱慎思由明經授藍山令生三子端陽先生其季也初藍山

教授里中與鄒擴菴孝廉為執友孝廉之子憲副澗寛公少從藍山受經既貴而兩家通婚姻當萬歴之季毘陵世家推孫氏鄒氏憲副用文章政術顯而端陽實為之壻以此游叔父外父間修學行號知名孫氏自太僕以清白起家子孫産復中落文介篤友愛其刻厲類貧諸生端陽雖宦家子鄒孺人于歸乃至不能謀一椽就文介别業以居攻苦食淡恥以干謁進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家貧乏絶間出未歸鄒孺人不肯從親戚假

貸炊烟中斷者久之先生還喜而嘆曰真吾婦也文介家居講學先生蚤有聞於止躬慎獨之訓其所辨曰義利所重曰盡倫文介以盡倫為止至善嘗著困思抄一書其首章曰文王以仁孝敬慈信為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倫盡則道盡斯以謂之實學先生服膺弗敢忘晚年郡太守會諸生論經義於傳是書院先生拱而言曰學以明倫為本不則從事口耳與高談性命非俗學即偽學也坐者皆為聳聽嗚呼文介之爭紅丸也深有

感於兩宫慈孝無間而在朝窺菀枯分水火以致不能調護起居可謂不敬故援經義以垂戒人臣其說本乎正心誠意要諸盡倫而止豈有一毫是非輕重於其間哉先生於三十年之後重為舉揚大指良以見先臣居官立朝為君父持論者在此其平日修身力行為子弟誦說者亦在此然後文介一念篤誠不與黨論異同者始明白於天下後之讀三案者知國是不知有家學非先生之言莫得而徵也可弗識歟先生少失父事蔣孺

人以孝聞自傷孤露非科第不足娱侍寡母乃益鏃礪

於所業五子俾各通一經講論逾夜分乃罷數奇不得

志於有司衣月貴後猶兩應省闈試治經生言不少衰

既

覃恩受貤封益小心謹畏取文介公之學躬行實踐之

於義利之辨守之甚嚴一意絶交游造請臺使者行式

廬禮謝弗見撫伯兄兩孫如巳出敎養之俾皆有成就

族人之婚喪不能舉者傾囊橐以行賙救或其人有非

義干犯者弗與挍也性和易莊敬夙興夜寐終其身不
見有惰容修太僕公遺宅以仰崇堂構於舍後闢一圃
顔其堂曰寧遠取語録大義題諸牆壁曰吾以觀心養
性焉善奕棋然亦非所好惟酷嗜行楷書能得文介筆
法嘗少抄陰符道德經指其中曰此與中庸之論未發
者合有畀泉瀵湧於圃中作亭其上題曰丹泉自為文
記之笑曰人以我為好道徼不知此吾儒仁知動静所
發端也其篤志醇正始終不貳若此鄒孺人知詩書嫻

內訓婉嫕能得其姑心蔣孺人臨革惓惓於賢且孝躬
操作佐烝嘗儉素樽節之操雖貴弗改其遇親舊也以
恩其教子女及諸婦也以禮其戒飭傔從也以法凡助
先生成德者功居多中年憂勞子女頗善病晚境漸康
適矣然每聞衣月辦嚴入都也疾復作其歸也良已以
此衣月不樂居京師同輩及門下士多至顯官而衣月
久之不調凡皆以親故也先生諱緣字季楫端陽其別
號卒於丁未正月十三日距其生庚子也年六十有九

端陽者著所生日也孺人同年生先一年卒子五長自式丁亥進士以其官封先生為徵仕郎翰林院簡討而母孺人暨妻潘氏并受封即衣月也潘殁繼室以高氏次自儀其受婚母氏之女兄也自咸娶於瞿自晟娶於陳自箴娶於吳仲叔以貢需次選而二季諸生女七所適多名族諸子各有子自家適諸生賢以下共十有六其可名者四曰賢曰繩曰振曰謀餘未名也孫女十有三其行者二餘許字未行也曾孫男一殤衣月將以庚

戌正月之九日舉襄事於龍蕩之新阡而因吾友鄒訏士來請銘訏士憲副之孫孺人則其姑也故請之尤力余論次孫氏因以追維疇昔當文介公之被召也余奉謁於彰義門之邸舍既辭以疾其没也則從而哭之越十六年再至京師則知同官中有衣月為文介子孫一見相勞苦衣月時請外不許又請急余知其為親故耳語之曰余實有老親乃不得已於此君固宜其官者也且兩尊人歲方壯即不得請庸何憂衣月喟然曰先文

介以盡倫之道教吾父吾父以之教諸子自式之忝此官也戒以書曰若惟弗墜忠孝以從祖及外王父爲之師吾父之所期自式者固不在乎一官也今吾母善病而不去吾豈能以官易吾親哉余曰善爲流涕而起嗟乎日月云邁霜露不居吾兩人之蒙恩歸里者先後十有餘年而罔極之痛亦同致恨於終天矣微訏士之言予淚且潸然承晱而銘又烏可以巳乎乃删取其狀而繫之以詞曰

宋有胡公文定儒宗猶子與子籍溪五峰我思先正毘陵忠孝有姪傳家克巳守道厥維初生夢彼赤雲再世而昌協於祥徵有沇者泉取之以祭貽爾子孫源遠弗替尚書阡左太僕塋東一丘巋然馬鬣新封我刻兹銘其辭昭灼庶幾後生紹修家學

梅村集卷三十二

梅村集卷三十三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誌銘二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畹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脩唐公玉乳錢公凝菴王公畹仲吳公永調為五人素脩負夙名晚達而唐公尤衰頓凝菴仕宦不大進永調用足疾引休畹仲

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顯伯仲皆少年在同人中最為踔絶矣已而素修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晼仲任南韶憲副聞寇難自經余與晦季遇于吳門相向慟哭無何晦季亦死矣今秋永調以書來為晼仲請銘曰此五人者惟吾在耳是不可無見于君之文也余讀之不覺泫然流涕嗟乎二十年間人事變滅知交都盡觀于一邑則海内可知矣觀于王氏一門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公姓王氏諱孫蘭

字畹仲別號雪肝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祖福從建炎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浙江鹽運提舉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珩珩生伯週伯週生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孫蒐知縣考滿恩贈文林郎即晦季也公為贈君仲子少而頴異父子兄弟間自為師友甲子舉賢書三上始第選刑部主事奉勅視江北獄多平反擢員外郎出守

成都煩劇號難治蜀府宗人以氣漁食鄉里市人叫讙
操白梧逐之且束苣燔其屋公立而撝曰宗人撓天子
法宜治爾等小民爇王府如三尺何皆斂手曰惟太守
令當是時微公言幾亂居二年奉贈公及太夫人諱歸
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祲設法賑救所全活甚衆久之
以積勞擢廣東南韶兵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
又以去京師遠督府驕蹇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
兵不得視虎符尺籍糧糗鎧仗無所關預以為常公視

事欲有所整飭會猺獞反誓師湟川冒瘴癘穿箐銑薄其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犯至長沙衡永蹂躪無堅城韶境接比戲下士不滿百公殫力扞圉使十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緦而逃手劍當門不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嘆曰事不可為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之志使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即力竭城陷嚼齒罵賊而死猶可無憾地下

廼公以一身蔽全粤而督府委南韶嚼賊所呼百不應人心瓦解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于賊死于督府也公死而賊不至人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盍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之未晚余曰不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未有不健于決成于果而敗于猶豫者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先帝為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父存亡不可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義不顧也素修死其同時稍

懦忍者一為賊得即欲自引决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城陷苟免其遲疑不早斷逡廵擭阜者㠾㠾猶是也而今責南詔以傷勇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為之也公無媿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家本鉅族能佐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没公宦蜀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好賑予自奉簡薄寛和逮下待庶出一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敎育婚嫁具有成法

公生于萬歷己亥九月十二日卒于崇禎癸未之十月享年四十有五宜人生于萬歷己亥九月三十日卒于順治壬辰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灝等擇日奉公與宜人之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阡子六長仁灝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出仁溢仁演未娶俱側室計氏出仁渥仁澍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俣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一字胡永和

俱宜人出一未字許氏出孫男一仁灝出為之銘曰
大庾蘄巖武溪水蝮蛇糾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臣死
楓林青青魂歸里城郭萬萊故宮毁髙墳巋然君有子
萬里迎喪葬于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費公

墓誌銘

今上御極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
生封没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右

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俎豆公於學宮而

璽書之下也古心権闢呉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冣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諗曰先大夫為諸生祭酒三十年齎志以没不孝孤服膺遺訓以濫邀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畀之一言則以彰

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湮鬱於九原也偉業既拜而敬諾乃即古心所為事述序而銘之序曰溧陽費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叅知政事諱士寅為始祖叅政在開禧中同知國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落職從鉛山徙溧陽之春雨橋五傳而為元國子助教諱子淵助教之子為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顯其後有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即公父也公生而頴異心育公奇之

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為此業以救世者二百年矣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青囊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足學子當識其大者有吾家參政故實在公乃感激刻厲經史百家之言無不畢覽溧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立然諾砥名行寡忤而少可務為嶄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淳備持喪哀毀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行誼磨切彊直有古人

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羔雁日盈其門邑子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服古見者知之輙曰此費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倨擲其卷去同事皆隨之出主者為謝過焉里中兒獻計設逆璫祠面呵斥之且貽書數其罪有怵以禍患勿為動其守正不撓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如圃先生以功名相期許方天下多事如圃以孝廉叅軍謀油幢笳鼓出入於巖關絶塞得以專制四道為名臣公則屈

首一經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丘之講授不及伯休之
賣藥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園之子其武才而能文公見
之喟然太息曰吾老矣不能偕如園從事馬蹄間他日
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呼其可感也
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别字仲常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
年某月史宜人為其邑鉅姓閭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
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在溧陽城外之某阡子二長
逵終於邑庠生次逵即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

孫四人鉉鑑釗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鈺也鑑與鈺皆庠生吳偉業曰楚黄州杜退思雅負知人鑒常司訓溧陽為余言費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圜從塞上納節歸相過於金陵屈指海内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覩其不鳴不躍者耳吾友費仲常真有用士也余雖未獲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不知其人視其友徵於宋氏則可以知費氏矣嗟乎參政不肯以言利進閱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為司農郎語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費氏之所積

既已深矣公之績學砥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

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投金瀨處士高墳見者拜石闕巋然昭帝賚松柏丸丸勿剪敗龜云襲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贈内翰林國史院簡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㵎有林木欝然者是為贈文林郎國史院簡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四戰地在明季

分淮南北於通侯為四大鎮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驟突發丘隴焚廬舍爇火屬天枯骴蔽地而府君之葬宮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河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澗者夜穿窀穴晝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嗚呼此公羊傳所云渴葬也渴葬奈何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澗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畀之以吉壤其遷也

足跡徧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為食祇就形家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玄房而下綍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鄧氏葢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洞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實鳳陽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湄公諱璁濠湄之子曰景陽公諱洲再從臨淮徙壽州即公父也公諱讓字汝謙别字咄泉為景陽公次子孝友篤誠不苟訾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遇

董孺勿簡勿倨柔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爽當景陽公見背年甫十有八允敬前母出也公獨身搘拄腆洗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沈早没繼配蔡孺人朝虀暮鹽黽勉佽助公少負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去轉轂梁楚間精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克相於成稍贏則以修橋梁甓道路散施故舊親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悍獨乎於我養焉性好潔築室八公山下種蒔花藥絶去

廛坌東阡西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讜言裁正雖以一布衣家居人望以大人長德邦君加禮推為鄉祭酒其未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以元昭厚脩脯延經師以為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顧而嘆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隱德其興在此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簡討升洮岷道副使贈公以其官者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

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八日以生而其卒亦辛巳為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籲天欲以身代公没而又號呼擗踊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官其從簡討乞假歸葬也山隘水旋經營重繭余遇之南中談其兩親生平未嘗不涕下既以檄催北行不果中道齮齕遷洮岷道以去余相送出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屆臯蘭山南一官絶塞何以為先人坏土計

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蒇塋事以余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樊重傳善農稼好貨殖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身没之日削券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宗五侯貴盛無與為比心嘗善之比誌公墓知公之好施而喟然於仁人之必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子不以存没易心不以鈎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人急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

道衰矣求其扶義倜儻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燃曰熵曰煒曰烘曰燺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興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為隱兮處乎市謂公為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鴟夷子皮左春申之臺兮右期思之陂中封三尺兮後千百年其奚悲胡五世之返葬而不歸骨兮具區噫嘻惟魂氣無不之兮吾將以問之包氏一人而已矣

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江南大祲當事者設法勸分吾郡席君寧侯以太學生捐八千金賑饑者應撫黄公希憲以聞優旨嘉獎予以官君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輸所有以佐軍先皇帝以為忠即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當是時司農告匱捐助之令屢下貴戚世臣鮮有應者上故縣尊寵之以風厲天下然而時事已不可支矣在搶攘之日君嘗一至留都單恩褒封祖

父如其官已而副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因其
地不受封君盡心藏使事崎嶇兵間僅而報命歸隱洞
庭之東山其地僻處太湖艅艎出没㑹
大兵南下蘇州初入版圖萑苻亡命倚西山為窟穴君
素得鄉里心掃地盟曰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噍類
耳修扞禦中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君
家居數年病卒其孤啓圖等踏門來告曰先子巳獲祀
於鄉葬有日矣敢以納窆之辭為請余曰諾按狀君諱

本禎字寧俟別字香林其先安定人以唐禮部尚書豫為始祖五傳為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挈三子尚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為安邦在明初有壹行安邦五世孫曰裎裎生綱綱生旋旋生鉠鉠生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贈大夫端攀是為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用廢著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而嶷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人以孝父没

穿壙舍傍曰吾不忍離也有祠在翠峰歲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為文以記彬彬然脩士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籠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閣遠或一二千里未嘗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蹏數字凜若繩墨年稽月考銖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責倍稱之息於人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繇此其業數蹶又數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

將倒度還之絶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㪚船之獄江使者誣其家客為間諜收執彭考踰二年迺解所市物以稽緩踊貴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幸顧其居心持行足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賑饑由吳以達於傍郡遠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羸者揩𨇾役甓道路病者注藥亡者給櫬焚券棄責掩骼埋胔以為常固其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

輕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博嬉遊之樂終日搰搰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構一山閣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真爲君累耳余則曰不然自變故以來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患苦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徬皇太息者比比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子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君生於萬歷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

淑人側室延氏談氏有四子長啓兆延出次啓圖談出啓彊啓寓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勔啓彊出孫女二人君没未一年啓兆卒啓圖善病而少子尚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啓彊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巳亥八月之朞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搘拄萬一乾近藏鏹者既不能仰貲國恤又以其間剸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緘縢扃鐍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者多

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間知君行事為信故不辭而為之銘曰

漢拒滎陽任氏廼興景征七國毋鹽貸金居奇致羨匪時弗成保巳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楚戰毀家佐軍曰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巳亂白圭計然知退審變莫蹔嵯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原田膴膴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石幽宮垂示終古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録墓誌銘

今國家以漕事為重其以道臣轉運上京師者即有父母之訃不得見星而行於是江南糧儲道參議關中石公雲門奉其父封中書乾録公之諱袒括髪徒跣以請例格不允則墨縗從事既而得代以行涕泣以告偉業曰在閭假息一官幸告無罪以哭先府君於苫次則皆主上之賜也惟是先府君抱德弗顯施及後人以倖邀一日之

寵命今者至於大故其得能言之君子銘月日而鑱諸

幽庶幾表

君恩以圖不朽其用此累吾子矣偉業遜謝不敢退而

思待罪史職内外制誥於中書均有代言之任為同官

石氏為父請封副在史館與聞其畧今納竁之石其何

敢辭乃受參議公所自為狀序而銘焉序曰公諱孕玉

字乾籙陜西西安府富平縣人高祖諱朝用繇力田起

家朝用生文文生四子長曰烱字雙溪輸粟賑饑賜冠

帶次曰焕焕生太學公塝而出後於烱即公父也太學
公嘗讀書華山絕頂深造有得公習家學負才名數踏
省門不收年七十猶能作細書講貫不輟拜中書
命曰無喜色恨其身不遇無以上報太學公也太學公
性至孝事雙溪公克盡其養雙溪後舉二子既析箸異
居數以敖濫破其貲性多齟齬遇從子尤無恩公父子
盡心收卹割所有以奉遭急難力為之解亡則經紀其
喪焉與人交恂恂退讓訓諸子必以嚴言動皆有成法

就養營平也數以潔已愛民為教誡有庶母弟三人天性篤志病已革幼弟從官在南拊床太息顧其次子曰汝兄為官吾之不得見分也顧安得汝叔至一訣乎嗚呼若我公者可謂孝友篤誠之君子矣余嘗讀禹貢及詩知成周漆沮之水為天下饒又鄭國開秦渠漢中大夫白公復穿之民食其利今石氏世居富平頻山之陽即其地也水經註曰沮水歴土門以東注鄭渠頻陽即後魏土門廢縣其田膏腴灌漑畝收一鍾漢唐雖轉漕

河渭而秦人務稼穡土之所入衣食京師不專取足於江淮故天下不困如石氏之先讀書躬畊以力田發跡猶有當時之遺風也近代漕輓全仰東南而京畿水利廢置不講條議初備兵營平也嘗欲復商人墾邊之制大興屯田其法以河北視關中以路沽灤涿諸水視涇渭舉其髙曾以來農商畜牧行之於家而効者進施之於國足燕薊之粟以漸紓東南策未及就適有漕儲之命爬梳利弊亦既見諸行事矣誠能久於其任將使屯

種可興漕輓勞費得以漸省而會值公之喪以去偉業

呉人也其能無太息矣乎雖然兵與漕並重也父母之

喪金革變禮而君之待臣有三年不呼門之義

聖主錄勞閔孝不以王事奪私恩叅議釋重任越重關

歸而發喪持服偉業嘗以鉛槧侍左右纂輯孝經仰見

皇上明倫敷教俯卹羣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故今日

誌公之墓表而出之用告萬世不専稱述公一家已也

公原配李氏繼王氏皆封孺人四子長在閣叅議公也

李孺人出次在辰邑諸生次在序又次虎娃出爲叔父後俱王孺人出女四人孫三人曽孫三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李孺人早歿以其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綦原禮也爲之銘曰

頻之山其松丸丸隴廻谷盤我公戾止終吉且安頻之水其流瀰瀰潤及千里我公歸來式衎且喜相彼頻陽寶𡧍所藏黼黻琱戈紀於太常我作銘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者歟

梅村集卷三十三

梅村集卷三十四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誌銘三

監察御史王君慕吉墓誌銘

余同年内江王君慕吉由進士起家為令知鎮江之丹陽初視事而余從翰林請假歸丹陽既綰轂口而余吳人也過江首經其邑握手笑語歡甚時江南最號難治

同年京邸多以得此地爲憂君於余之過也深自道其
勞且若葢欲使余知之顧余年少志得雖與君絶厚間
其吐露亦未克盡知之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
時年友之官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令
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
按浙余在京邸别君世故流離分擕萬里微聞君因蜀
亂入吳未獲一面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
舊唏噓者久之既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

訃比司李報最雲間以君誌銘爲屬葢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慕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興秀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内江七傳而樓山公始用一經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臺禮中鄉闈副車貢入太學教授馬湖子贈御史吉宇公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曰吾雖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經贈公有聲鐸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二雋戊午賢書人

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罷公車歸居贈公之喪以成
都脅承明亂故負土成墳居廬不出為孝廉八年始買
城西數椽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君處之歸然不以
一言較臧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道回遠勸乞恩以便
計偕君嘿弗應家居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
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任丹陽迎母冉太孺人於蜀始
告所親曰吾初不就一氊微禄者恐違色養也君為令
定征徭清驛置戢豪右賑凶饑勾稽而吏莫侵漁聽斷

而獄無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漕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入輓漕之口東以陂陀陵阜河身狹而建高趨下因冬夏分盈縮所資惟有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汊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濟運治河者尚憂其易涸則設京口以下諸埭以啓閉之萬歴中政平令緩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埔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趣以秋冬辦漕而水

輙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既不能注河而堧又不能閉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為常河壖之田不幸水旱無蓄泄之利而有挑濬之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吳者下其事以講求得失君輙條三利以請一曰築湖埂二曰修石堧三曰復孟河民自占填淤以為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即溢漕固憂而田輙被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湖田者百不得一

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
漕已石闕　城奔牛京口為大次有南揷黄泥壩陵
口麥舟尹公橋諸處甃石累甓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
空船由孟瀆河以入可以不經諸揷直達毘陵故丹陽
得十月下版嚴公私舟楫而為之禁此皆祖宗時故事
可舉而行也上官韙其議亟以屬君君乃修湖堤之已
壞者一千一百七十餘丈又開九曲麥溪香艸簡橋越
瀆諸支河堤成植以榆柳行者方軌其上支河之所灌

者十餘萬畆民大便之唯石埽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而無埽以為之制與不復同埽修而歸漕不由孟河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衡錢之存庫者加以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獲已於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埽就而水有所停漕廻僅而得濟君猶恨呂城埽不以時閉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漕事所規畫皆行惟孟瀆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得御史為顯

授君益自感激巡十庫按兩浙封事剴切歴政多所釐

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顧其時天下巳多故君亦

奉母冉太孺人之諱以歸矣君旣歸而張獻忠破夔門

君知蜀必不守决策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

吳丹陽之人聞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贍君君謝弗受東

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為舊令也如是十六

年而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充李雨然為

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可紀

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殲其衆萬計力屈而
後間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卒用身殉君本家居攜
細弱冒險阻力求遺種之處成都尋被屠滅而君以出
故獨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
而桐鄉遺愛必以為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
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
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
漢循吏傳建武瑯琊王景治汴渠功成世祖親自巡行

美其功績拜為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芍陂墾田加廣境内以豐范史紀之遂為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

國家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据簿牒參稽見聞一以報亡友一以存實録私門紀載取備石渠搜採君之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之考者終不得而略焉君生於萬歷丙申三月之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之二十日以元

配冷孺人生長子于蕃即擔四司李君也冷孺人方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粤之三水令二子本從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于蜀筮仕皆有能名司李娶於范三水娶於楊孫九人倜儻作俁仁俶偲于蕃出儼僑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曾倜出君之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扶城莊諸生父老胥會哭狀云權厝者示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江遇君也方終軍棄繻之歲弁傳東還今衰老且病司李君見而客我江城寒夜泚筆誌

君之墓屈指海内同籍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銘曰

江之永出乎資中君生蠶叢兮李水之風湖當復奠我江介君有遺愛兮召伯之棣亂瘼作矣適彼國矣㑹其有碩維斯宅矣有㒸良吏兮過者必軾我作兹銘兮大書深刻金銷石泐兮後千百祀其何極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别號天童山人家寧波之定海

其先本吳徙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稱慈孝村謝氏縣建炎後十三傳為封四川參政世和公諱大綸實君祖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瀚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南安時得封凡有子五人而君為其季余緣君請所為作謝封翁傳者也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為尤工年十七補諸生四十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

中吏部選格需次縣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矣
廼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八君痛
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爲唶癰而愈
與諸兄考方書搔疾痛經營別墅以娛奉之事其兄祗
敬篤愛率子弟以恂恂恭謹進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
旁及里黨役免其縣貧饑之粟折券棄負家無餘財執
親喪孺慕泣血其葬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挈畚杷土
手足瘒瘃攀號墳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著思親雜咏者

百篇司理公純孝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來軺傳賴原田數百畝官收其入用飭候館充餼牽後被豪右侵奪乃更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杜公是其議民大便之又縣所下符牒吏司其所攝之肥瘠而營以賄高下之既得則取償於名捕者十倍君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宅若學舍講堂弗而不治陂渠隄帚闕而弗修東作興而定更繇秋風厲而清犴獄君援据故事以

請長吏多見諸施行最大者無如為全浙海防論嵊州以不可不守其說嵊居南北二洋之中吳與閩之交會外以犄角寧紹台温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穀魚鹽蜃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闕食分條形勝要害繪圖上之尋知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嶴之人一旦内徙茍急其期會壹其津梁將有湛溺離散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為安集戒營士勿有得侵擾此定遷要策也再念時方沍寒出家錢措囷粟為粥遍食

遷者其平生孝謹之餘仁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人又為余言君都門之日先皇帝取防海方略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場事方在猥叢同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濵具悉其所宜興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邸中同舍生或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有所感發則談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攘袂搤腕絮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為狂在識者視之類夫古之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

竟日忘返樂與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揹門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壽齋讀書行義之志而澮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孰挫折之耶噫嘻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太學頗欲按經術攷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衆中識君同時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

俶咸通儒洽聞余差次之名廼在君之亞兩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處師友之間其相知為深次德子俶與余世講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便坐解說經義間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益無幾矣竊不自意晚而得君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君沒後次德子俶連蹇

不遇而余益失志寡偶甚憔悴以抵於哀嗚呼君死余於斯世復奚望哉君配劉氏洪雅令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曇緒雋孫女二君墓在慈孝村先塋之次遵末命勿乇窆也允昌之速銘也曰吾父易簀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起拜且讀幸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乎君之乞余作父傳也日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跽而泣今允昌涉兩江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為人負至性不愧君君可謂不沒

矣為之銘曰

謂君古之人兮何以執經擁卷而稱諸生謂君今之人兮何以方領矩步而法先民吁嗟乎如君者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為不及也

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誌銘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黄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宰余與其及門諸生幾以惟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

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復識乃今得誌我
天愚山人謝君初天愚有弟曰孝廉天童君泰交以師
道事余為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
之不作思與其徒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愚於山中不幸
孝廉蚤世今年余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沒矣余得天
愚之子所為狀而嘆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
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既不可以書後
來遺佚傳中有為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

故失此亦所以逭後死之責而下報執友也嗚呼其忍
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
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宇者為始祖自
宇以下五傳為元髙安令嗣謙又五傳為明福建僉事
琛琛弟璵則君五世祖也璵生廷華廷華生維寧維寧
生大綸以仲子方伯公渭貴三世皆贈參政而君之父
封司理公諱瀚為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姙十四月君以
生長而日誦數千言讀書為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

士弟子累試第一庚午黄先生主浙闈試已得君矣為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再應浙闈試南康黄公端伯實首薦君乃雋明年連掇南宫第其所受知則又黄先生也海内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康偕漳浦可合傳而才行志節與君相符彼造物者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粤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好訟君捕得為盜囊槖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為之解行千金以鬻獄君不為骫法卒按誅之粤有藤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

以此誣人吏因根株連染而下大囚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乃息蠻有盤古嵓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自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篋輿中其黨謀竄奪有旆而伏山顛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狥諸將有多戮生口為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志中是役也却地八百里論功當不次乃僅用嘗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為福建幕僚君不以左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繕城

垣修亭障勤勤克舉其職嘗攝司理事於泉州治莫郡倅之獄不肯順御史指予重比監司治海船以闌出貨物君按之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危矣由南安擢兵科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會王師下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皆質行而君為長既貴

以宅讓諸弟營别圃蒔花藥風日晴美奉太公以宴游酒半君雅歌羣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為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自崖異獨居雅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惰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咍竟日夜坐客或有沉頓者而君已曉起盥嗽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抄經史百餘卷為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縣雅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葢取以自况也君性嗜菊藝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摇落草木變衰

故托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懐不見之意固非餔糟醊醨自詑為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里得薛文介為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為方伯之子弟文介没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王鄭維馨其後輩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間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者亦為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没而意猶不

衷維馨則和君蒭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喜曰吾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鼾卧始散去質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蟬蛻余以為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興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從黄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棋書畫以自愉快受詔進經義於

承華宮援据詳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見床頭有䕯簏敗
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予杖下詔獄萬死南還余
與馮司馬遇之唐棲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困拷掠
血滲漉楮墨間余兩人瞪貽歎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
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中哉今以天愚
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於君親全身名
保門戶則以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
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

天愚者可以為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為懷慶參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曽孫二人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為年六十有九墓在城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昌也余讀宋文憲所作謝翺臯羽傳稱其攜酒上嚴陵釣臺酹平生知巳再拜慟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歌闋竹石

俱碎翱能爲詩古文詞所與從亦在汀漳虔吉之間又嘗過蛟門登侯濤山即今定海勝處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也翱之死有方鳳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顯重非皐羽落魄無家所可得而比然同時如艾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槩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浙東固多君子乎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生也其銘曰

於此有禮器焉玉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吉酒既

盛彼焚崑罔璀𥫗以傾此置中衢山罍是存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黄雲雷隱見龍文麟也紱之莇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何其勿思也

朱昭芑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留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絶學天必欲困苦之挫抑之甚至夭閼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朱昭芑可不為之深痛乎君諱明鎬昭芑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曽祖諱

顯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為從兄弟以武科領參游借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彊記天資絶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友滿天下顧推服為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偕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為葉公大木之粤東其他即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為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俶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

手自勘讐朱黄鈎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攟摭補綴穿窒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止長身脩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聞上下千百年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有論述藏弆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尚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有所著述必本之左國以為標准丹鉛矻矻日鈔月撮曰史典曰史幾曰史略曰史風曰史游曰史嘉曰史芸曰史異曰史最曰史

俳曰史鑒曰史槩曰史糾十有三種史糾特為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闕不誌歷學不傳列女不搜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宋仁宗命裴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乖錯最為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

葢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皆仰成於脫脫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人之風自兩張繼没志行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戸傾身為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諧噱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質責其非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葢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

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為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齎數百金叱之去呉偕兵使者鈎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其師呉魯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醵錢始克以歛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俶哭之極哀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澌滅唯君及吾等為三人每酒闌燈灺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俶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

君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十有三君之病也會曹之喪驚而哀遂以不治子四讜詡詒詔女一讜將以其月某日葬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詔書舉山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城宋有种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國家異數其何所長敢與斯典君為人執忠孝

持名節絶意仕進以死自守此即其生平大指已要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實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没君没未兩月余之困苦廼百倍於君君平昔所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憒懣不自聊乃致抱殷憂之疾其不與君同游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墓嗚呼君既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噭然以哭為之銘曰

嗟妖夢何明徵帝錫符會於辰訣蕩蕩開天門從羽旄

紛上征後良史資博聞生正直為明神刻兹石告子孫

梅村集卷三十四